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七届会议  
2021年6月21日至7月9日  
议程项目2和1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  
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报告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 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的人权状况

### 秘书长的报告\*

#### 概要

本临时报告根据大会第 75/192 号决议提交，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报告该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包括改进执行工作的方案和建议，并向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提交临时报告。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经协议，本报告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 一. 导言

1. 秘书长关于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人权状况的临时报告根据大会第 75/192 号决议提交，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报告该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包括改进执行工作的方案和建议，并向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提交临时报告。

2. 本报告是秘书长关于克里米亚人权状况的第四份报告。提交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的第一份报告涵盖 2014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sup>1</sup> 提交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第二份报告涵盖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sup>2</sup> 提交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的第三份报告涵盖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报告涵盖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3. 大会在第 68/262 号决议中申明其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的领土完整的承诺。根据大会有关决议，在本报告中，暂时被俄罗斯联邦占领的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被称为“克里米亚”，俄罗斯联邦在克里米亚的占领当局被称为“占领当局”或“俄罗斯当局”。该报告还考虑到，大会已敦促俄罗斯联邦作为占领国履行适用国际法规定的所有义务。

## 二. 方法

4. 大会第 75/192 号决议请秘书长寻求各种方法和手段，包括为此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相关区域组织协商，确保既有区域人权监测机制和国际人权监测机制、特别是乌克兰人权监测团能够安全且不受阻碍地进入克里米亚。为了执行该决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于 2021 年 2 月 11 日向俄罗斯联邦发送了一份普通照会，寻求俄罗斯联邦的合作，讨论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危机形势允许的情况下，访问克里米亚的实际安排。俄罗斯联邦在 2021 年 3 月 1 日的答复中表示，它愿意就这种访问的“前景进行讨论”，条件是访问“遵守关于访问俄罗斯联邦领土的规则”。

5. 鉴于上述情况，人权高专办迄今未能找到适当方式按照大会第 75/192 号决议的要求对克里米亚进行访问。因此，本报告基于人权高专办通过乌克兰人权监测团进行的远程监测所收集的信息。自 2014 年 3 月以来，监测团一直在乌克兰开展工作，并持续远程监测克里米亚局势。本报告的主要信息来自与据称在克里米亚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人的直接访谈。监测团通过访谈其他利益攸关方(包括受害人亲属、证人和律师)、收集文件、会见乌克兰政府官员和民间社会代表以及分析法院登记册和俄罗斯联邦的其他政府数据来核实指控。监测团分析了影响克里米亚的人权享有情况的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的法律。

<sup>1</sup> A/74/276.

<sup>2</sup> A/HRC/44/21.

6. 除非另有说明，本报告所载信息均由监测团在报告所述期间按照人权高专办的方法予以记录和核实。<sup>3</sup> 若有合理理由相信事件的发生情况如有关信息所述，则该信息被视为已经过核实。不应认为本报告所涵盖的问题是有关问题的详尽清单。秘书处在编写本报告时遵循了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相关规则。为进一步努力确保执行第 75/192 号决议，人权高专办向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发送了关于具体问题的普通照会，并向相关组织发出了索取信息的请求。欧洲人权法院和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提供了已发送给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关于克里米亚的未决案件和来文的信息。<sup>4</sup>

### 三. 人权

#### A. 司法和公正审判权

7. 国际人权法规定，所有面临刑事指控的人都有权获得公正审判的保障。<sup>5</sup> “平等武装”是公正审判的固有属性。它规定每一方都有合理的机会陈述案情，同时不会使自己处于相对于对手的不利地位。<sup>6</sup> 各国政府应确保由主管当局迅速告知遭到逮捕和拘留，或者被指控犯有刑事罪的所有人，他有权得到自行选定的一名律师提供协助。<sup>7</sup> 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延迟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sup>8</sup> 各国必须确保律师能够履行其所有职责而不受到恫吓、妨碍或不适当的干涉。<sup>9</sup> 国际人道法还载有适用于被占领土的关于被指控犯罪者的各项权利的规则。<sup>10</sup>

8. 鉴于先前的调查结果<sup>11</sup>，人权高专办继续记录在克里米亚被俄罗斯联邦执法人员逮捕的个人被剥夺会见律师机会的案件。在人权高专办记录的五起案件(均涉及男性)中，警察和俄罗斯联邦的联邦安全局拒绝了受聘律师会见其客户的

<sup>3</sup> 《人权监测培训手册》，专业培训丛书第 7 辑(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1.XIV.2)。目前正在对该手册 2001 年的最初版本进行修订，更新的章节可查阅 [www.ohchr.org/EN/PublicationsResources/Pages/MethodologicalMaterials.aspx](http://www.ohchr.org/EN/PublicationsResources/Pages/MethodologicalMaterials.aspx)。

<sup>4</sup>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欧洲人权法院收到了 57 份关于在克里米亚发生的侵权行为的个人申诉(54 份诉俄罗斯联邦，2 份诉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1 份诉乌克兰)。涉及克里米亚的个人申诉总数超过 1 050 份。在同一时期，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向俄罗斯联邦政府发送了三份来文，涉及四名来自克里米亚的个人(三男一女)。

<sup>5</sup>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4-15 条，以及《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 6 条。

<sup>6</sup> 例如，见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Öcalan v. Turkey*, Application No. 46221/99, Judgment, 12 May 2005, para. 146。

<sup>7</sup> 《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 5 段。

<sup>8</sup> 同上，第 8 段。

<sup>9</sup> 同上，第 16 段。

<sup>10</sup>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六十四至七十七条；《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第七十五条。

<sup>11</sup> A/HRC/44/21, 第 10 段。

请求，而且不允许他们与客户接触。在其中四起案件中，执法人员拒绝承认律师的委托人被剥夺了自由，这促使受害人的亲属和律师向警方和检察官办公室提出受害人被绑架的申诉。在这些案件中，无法接触律师的时间从3至17小时不等。人权高专办收到的信息表明，在此期间，受害者被迫自认犯罪、指证他人或在标准框架之外提供 DNA 样本，这些样本后来被用作指控他们有罪的证据。在所有五起案件中，律师都抱怨说，只有在占领当局获得供词、陈述或证据后，联邦安全局和警方才允许他们会见委托人。在另一个记录在案的案件中，联邦安全局指控曾在一起刑事案件作证的证人提供“虚假证词”，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这是一种刑事犯罪<sup>12</sup>，因为他撤回了在执法人员胁迫下就第三方提供的审前证词。<sup>13</sup>

9. 在一些被告的公正审判保障可能没有得到充分尊重的受到关注的案件中，法院继续做出有罪判决。<sup>14</sup> 人权高专办从律师处收到可信的指控，称由于法官对被告的明显偏见，被告在法庭上针对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的起诉为自己辩护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甚至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法官经常不加解释地拒绝辩护律师传唤和讯问辩方证人的动议，即使证人已经在法庭上而且他们的证词会有助于被告。同样，法官拒绝发布法院命令，强迫第三方出示证据，如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私人记录或数据，尽管这些证据对于证明被告无罪至关重要，而除了法院命令，被告没有其他途径获得这些证据。至少有十人(全部为男性)几乎完全依据匿名证人的证词被定罪。<sup>15</sup> 重要的是，在这些案件中，法官驳回了大部分可能质疑证人可信度的问题，从而限制了辩方交叉质询这些证人的权利。<sup>16</sup>

10. 人权高专办继续核实故意阻碍和骚扰执业律师的案件，这些律师在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在克里米亚调查的受人关注的案件中积极维护其委托人的权利。辩护律师在讯问证人时因“过于急切”而受到法官的口头警告，并面临理由值得质疑的行政指控<sup>17</sup>，甚至被取消律师资格。<sup>18</sup> 律师们抱怨说，这种制裁影响了他们适当履行其专业职责，并妨碍了在受关注案件中代表客户的其他律师。

<sup>12</sup> 人权高专办，“关于乌克兰人权状况的报告：2020年2月16日至7月31日”，2020年9月22日，第108-109段。本报告中提到的人权高专办报告可查阅 [www.ohchr.org/en/countries/enacaregion/pages/uareports.aspx](http://www.ohchr.org/en/countries/enacaregion/pages/uareports.aspx)。

<sup>13</sup> 具体而言，受害人在联邦安全局的房舍内时，犯罪者威胁要对他没有犯下的罪行判处长期监禁，把他关进一个金属笼子里，对他大喊大叫，抓住他的衬衫。

<sup>14</sup> 例如，A/75/334，第12段。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所记录的引起关于公正审判的关切的定罪涉及13名个人(12名男子和1名女子)。

<sup>15</sup> 证词是在一块屏风后使用变声设备口头作出的。关于在审判中使用匿名证人证词的更多信息，见A/HRC/44/21，第11段，以及人权高专办，“乌克兰冲突相关刑事案件司法中的人权：2014年4月至2020年4月”，第154段。

<sup>16</sup> 具体而言，辩方的问题涉及不一致的证人陈述、证词的差异和证人的能力。在驳回辩方问题时，法官们常常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依据俄罗斯联邦法律的一项授权他们驳回可能“披露匿名证人身份”的问题的总括条款。

<sup>17</sup> 例如，“没有遵守法院法警的命令”，在休庭后没有离开法庭。

<sup>18</sup> 人权高专办，“乌克兰人权状况的最新情况：2020年8月1日至10月31日”，2020年11月30日，第6页。

## B. 禁止使用酷刑以及人身自由和安全权

11. 国际人权法<sup>19</sup> 和国际人道法<sup>20</sup> 都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下称“虐待”)。国际人权法要求有关国家为酷刑和虐待行为提供补救,并确保在有适当理由认为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已发生酷刑行为时,其主管当局立即进行公正的调查。<sup>21</sup> 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之自由。<sup>22</sup> 国际人权法进一步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法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sup>23</sup>

12. 人权高专办继续收到关于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官员和其他执法实体对其羁押的个人实施酷刑和虐待的指控。在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核实了三起此类案件(涉及三名男子)。<sup>24</sup> 在所有三起案件中,酷刑和虐待被用来强迫受害人自认有罪或提供证明第三方有罪的信息。受害人描述的酷刑和虐待包括殴打,威胁实施身体暴力和性暴力,剥夺睡眠,以及在医疗上需要定期补充营养的情况下,剥夺食物。<sup>25</sup>

13. 占领当局实施酷刑和虐待而不受惩罚的明显模式依然存在。人权高专办未获悉在任何案件中,被控施害者被追究责任。俄罗斯当局的执法实体在拒绝立案时会在形式上采用一种标准法律公式,即认定“不存在犯罪要素”,从而剥夺了提出关于酷刑或虐待的可信申诉的受害人获得有效调查的权利。在至少一起案件中,受害人在向俄罗斯联邦主要军事调查部提交了关于其遭受虐待的申诉后,一年多来没有得到当局的任何答复。在人权高专办记录的两起案件中,法院驳回了受害人要求对指称的酷刑或虐待行为进行刑事调查的请求。<sup>26</sup> 尽管申诉人要求出席,但这种听证会都是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

14. 按照人权高专办的记录,在克里米亚有 19 人(18 名男子和 1 名妇女)遭到任意逮捕<sup>27</sup>,包括 11 名克里米亚鞑靼人。这些人大多涉嫌恐怖主义、非法持有爆炸物以及加入被俄罗斯联邦禁止的宗教团体,如伊斯兰解放党和耶和華见证会。在其中 13 起案件中,执法人员实施逮捕时没有告知嫌疑人被逮捕的原因和对他们的

<sup>19</sup> 《世界人权宣言》, 第五条;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七条和第十条;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以及《欧洲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 第 3 条。

<sup>20</sup>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三十二条;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七十五条第二款; 以及 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ol. I, *Rules*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rule 90。

<sup>21</sup> 《禁止酷刑公约》, 第 12 条; 以及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fanasyev v. Ukraine*, Application No. 38722/02, Judgment, 5 April 2005, para. 69。

<sup>22</sup> 《世界人权宣言》, 第九条; 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九条第一款。《日内瓦第四公约》(除其他外, 第七十八条)确立了占领时期剥夺自由的具体理由。

<sup>23</sup>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九条第三款。

<sup>24</sup> 一起案件发生在报告所述期间。

<sup>25</sup> 受害人患有糖尿病。

<sup>26</sup> 根据占领当局适用的俄罗斯联邦法律, 受害人或其律师可以寻求获得法院裁决, 命令占领当局的执法实体对指控的不当行为展开刑事调查, 如果他们还没有这样做的话。

<sup>27</sup> 在报告所述期间有 16 人被捕。

指控。其中六人实际上被剥夺了向法院质疑拘留合法性的权利：他们的保释听证会完全是在走形式，法院依赖明显不可采纳的证据，以及不允许被告查阅完整的案件卷宗或提出最后论点。在一起得到核实的案件中，地方法院举行了被告缺席听证会，导致审前拘留期延长，而没有通知被告或其律师，法院的论据中也没有提供任何延长拘留的依据或理由。<sup>28</sup>

### C. 被拘留者的权利

15. 根据国际人道法，被保护人被控犯罪者，必须拘留于被占领土内，如经判罪亦必须在那里服刑。<sup>29</sup> 根据国际人权法，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都必须得到人道及尊重其固有人格尊严的待遇。<sup>30</sup> 被拘留者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sup>31</sup>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特别报告员认为，连续超过 15 天的长期单独监禁是一种酷刑或虐待。<sup>32</sup>

16. 将囚犯从克里米亚转移到俄罗斯联邦的做法仍在继续，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至少核对了 16 起新案件(均涉及男性)。由于俄罗斯联邦并未披露，这种转移的实际数量仍然未知。<sup>33</sup>

17. 来自克里米亚的被拘留者及其律师和亲属就克里米亚和俄罗斯联邦监禁机构(监狱和流放地)的拘留条件向人权高专办提出申诉，认为这种条件可能构成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构成酷刑。<sup>34</sup> 他们经核实的申诉包括牢房中个人居住空间不足、卫生条件差、牢房暖气不足、接触二手烟、缺乏通风和营养不良。仅提供最初级的医疗保健，只有基本的止痛药。<sup>35</sup> 要求在外部保健设施进行体检的请求经常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遭到拒绝。在至少两起已知案件中，狱警强行将生病的被拘留者送至法院进行预定的审讯，尽管他们的健康状况危急，他们多次要求看医生的请求也没有得到回应。人权高专办收到的信息表明，在被拘留者向俄罗斯各当局投诉后，拘留条件经常更加恶化，据称是由于监狱工作人员的报复。

<sup>28</sup> 人权高专办，“乌克兰人权状况最新情况：2020 年 8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第 6 页。

<sup>29</sup>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七十六条。

<sup>30</sup>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条第一款。

<sup>31</sup>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

<sup>32</sup> A/66/268, 第 26 段，以及 A/HRC/43/49, 第 57 段。根据《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则》)第 43 条第(1)款、第 44 条和第 45 条第(1)款，单独监禁指一天内对囚犯实行没有有意义人际接触的监禁达到或超过 22 个小时。单独监禁只应作为在例外情形下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时间应尽可能短，并应受独立审查，而且只能依据主管机关的核准。

<sup>33</sup> 更多信息见 A/75/334, 第 22 段；以及人权高专办，“关于暂时被占领的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人权状况的报告”，2017 年 9 月 25 日，第 116 段。

<sup>34</sup> 据称的侵犯行为发生在乌克兰的辛菲罗波尔，以及俄罗斯联邦的顿河畔罗斯托夫、新切尔卡斯克、克拉斯诺达尔、萨拉瓦特和特柳斯坚哈布尔。

<sup>35</sup> 人权高专办，“乌克兰人权状况最新情况：2020 年 8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第 6 页。

18. 根据现有的资料，任意安置在惩戒室，通常是单独监禁，会被用作对轻微违纪行为的一种惩罚<sup>36</sup>，或以此胁迫被拘留者作出证明第三方有罪的声明。人权高专办收到关于长期单独监禁的投诉，即一名被拘留者在至少四个月的时间里一直被关押，受到视频监控，与外界的接触有限。他曾被要求保持站立姿势长达16小时，不得坐在或躺在床上。

#### D. 意见、表达、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

19. 国际人权法保障表达自由权、不受干涉地持有意见的权利、和平集会权和结社自由权。在行使这些权利时有时可能受到国际人权法规定的特定限制或制约。<sup>37</sup> 自由、不受审查和不受妨碍的新闻其他媒体对于确保表达自由和享有其他基本自由至关重要。<sup>38</sup> 举行集会必须向当局申请许可，会削弱和平集会是一项基本权利的概念。<sup>39</sup>

20. 一名身为记者和克里米亚团结公民组织活动人士的克里米亚鞑靼人<sup>40</sup>，在因在网上发布一系列视频而服刑两年半后获释。<sup>41</sup> 该男子于2013年上传了五个视频中的四个，当时克里米亚还没有被临时占领，俄罗斯联邦的刑法也没有覆盖到半岛。<sup>42</sup> 他在被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逮捕时，没有人向他解释逮捕的理由或指控，随后该名男子在联邦安全局的场所被拘留至少7个小时，不得与外界接触，也没有任何官方逮捕记录。法院根据检方提供的语言和宗教的专家报告判定他公开宣扬恐怖主义，尽管该行为在实施时尚不构成刑事犯罪。法院驳回了被告方提供的其他专家的报告，但没有提供正当理由。法院没有指出视频中有哪些具体的声明可构成公开宣扬恐怖主义。除了被判监禁之外，在审前拘留期间，他还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关在精神病院四周<sup>43</sup>，并在定罪前被强行转移到俄罗斯联邦。法院还下令，在他被释放后的两年内，“禁止从事与网站管理有关的活动”。

<sup>36</sup> 在答复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的联合询问时，俄罗斯联邦确认使用惩戒室作为对以下行为的惩罚：未整理床铺；拒绝向流放地管理处代表致意；遮挡视频监控摄像机的镜头；用帘子遮挡并在规定时间之外睡觉。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File?gId=35725>，第3页。

<sup>37</sup>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至二十二条。

<sup>38</sup>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34号一般性意见(2011年)，第13段。

<sup>39</sup>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37号一般性意见(2020年)，第70段。

<sup>40</sup> 克里米亚团结组织是一个交流信息和动员支持的平台。组织中的许多活动分子扮演着“公民记者”的角色，报道房屋搜查和法庭诉讼。

<sup>41</sup> 刑事起诉于2018年3月开始，到2020年9月获释时，他已经服满刑期。人权高专办在受害人获释后得以核实案件中的指控。

<sup>42</sup> 据俄罗斯当局称，这些视频号召“对非信徒和敌人开展武装宗教斗争，并号召加入恐怖组织伊斯兰解放党”。

<sup>43</sup> 俄罗斯当局认为入院治疗是必要的，目的是住院进行精神病评估，以确定被告接受审判的能力。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曾指出，不得利用以精神病为由的拘禁损害某个人的表达自由，也不得因其政治、思想或宗教观点、信仰或活动而利用这种做法惩罚、恐吓或诽谤这个人(E/CN.4/2005/6, 第58(g)段)。

21. 俄罗斯当局继续实施一项总括性法律规定，要求任何希望举行集会的人必须获得俄罗斯地方当局的“许可”。<sup>44</sup> 他们借此项要求来防止举行批评其政策的集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们阻止了 2020 年 11 月在苏达克地区举行的环境活动人士的集会。当地居民聚集在一起抗议俄罗斯当局在沿海地区授权开展的建设工程，活动人士认为这些沿海地区应该得到特别保护。在计划举行集会之前，警方传唤了抗议领袖，据称是为了进行“谈话”，并向他和他的儿子提出了书面警告。这些警告威胁说，如果两人未经俄罗斯地方当局同意或明确指示就举行集会，他们将受到起诉。文件中列举了许多罪行，包括与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有关的罪行，但没有提到任何可使计划中的集会违反法律的理由。一名警察随后在电话中威胁说要拘留抗议领袖。因此，活动人士们决定取消集会。该案件符合曾经有过记录的向活动人士发出警告以劝阻他们参加集会的模式。<sup>45</sup>

22. 2020 年 11 月 3 日，辛菲罗波尔警方逮捕了两名记者和一名克里米亚团结组织的活动分子，指控他们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关于公共集会的规则和针对 COVID-19 大流行实施的限制。这些人参加了抗议克里米亚鞑靼人遭到刑事起诉的示威活动。<sup>46</sup> 警察将他们在警察局拘留了 6 个小时，并不允许他们联系律师。<sup>47</sup> 法院随后审查了对被告的指控，驳回了所有指控，并下令释放他们。没有向这些人提供赔偿。

## E.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23. 国际人权法保护拥有或信奉自己选择的宗教或信仰的权利，以及以礼拜、戒律、实践和讲授表示其宗教或信仰的自由。<sup>48</sup> 在涉及被占领土的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曾裁定，如果教民因为实施的制约措施而在进入其礼拜场所时受到限制，他们的宗教和信仰自由权就受到侵犯。<sup>49</sup> 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拒绝宗教组织注册限制了其活动范围，限制了个人和团体行使其宗教表示权利的能力，因此也构成了侵权行为。<sup>50</sup> 国际人道法规定，被保护人的宗教信仰与实践在一切情况下均应予以尊重。<sup>51</sup>

<sup>44</sup> 《联邦集会、抗议、示威、纠察和聚众法》，第 12 条。关于其他监管限制，见人权高专办，“人权状况”，2017 年 9 月 25 日，第 147-151 段。

<sup>45</sup> A/75/334，第 30 段。

<sup>46</sup> 示威活动还有其他人参与，但只有三名男子因涉嫌协调组织抗议而被拘留。

<sup>47</sup> 一名律师被拒绝进入警察局，并被告知他的当事人不需要律师。

<sup>48</sup>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

<sup>49</sup>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yprus v. Turkey*, Application No. 25781/94, Judgment, 10 May 2001, paras. 242–247.

<sup>50</sup> Malakhovsky 和 Pikul 诉白俄罗斯(CCPR/C/84/D/1207/2003)，第 7.6 段。

<sup>51</sup> 《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章程》(《海牙章程》)，第四十六条；以及《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二十七条。



24. 此前记录的针对乌克兰东正教的侵权行为仍在继续，到 2020 年底，该教会有可能失去两处最大的礼拜场所。<sup>52</sup> 在整个 2019 年和 2020 年期间，占领当局为了将乌克兰东正教从辛菲罗波尔的中央大教堂驱逐出去(有 250 名教民)，和拆除叶夫帕托里亚的一座教堂(100 名教民)通过了一些决定，并采取了一些司法程序。在此期间，乌克兰东正教根据宗教组织法，多次寻求俄罗斯联邦司法部的正式承认和登记。司法部的地方办事处始终拒绝登记，理由是该教会错过了在临时占领开始后不久的过渡期内进行重新登记的法定截止日期，而过期后便不能重新登记。拒绝登记申请的理由也包括各种形式问题，例如据称在其申请中使用了不正确的法律术语。<sup>53</sup> 克里米亚的乌克兰东正教大主教认为，拒绝登记是对其及其教区居民亲乌克兰立场的报复。<sup>54</sup>

25. 俄罗斯当局因此声称，由于没有登记，教会的财产必须归还国家。此外，俄罗斯当局追溯性地审查了在叶夫帕托里亚建造教堂的合法性，该教堂是在临时占领开始之前建造的，俄罗斯当局声称缺乏必要的许可证。人权高专办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记录了两项独立的法律行动，结果法院最终决定驱逐辛菲罗波尔的教区并拆除叶夫帕托里亚的礼拜场所。<sup>55</sup> 这些事件是在其他相关事态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包括自临时占领开始以来教区的额外损失和法院诉讼。<sup>56</sup> 总体而言，教会的教区数量从临时占领前的 49 个减少到 2020 年的 5 个，牧师的数量也从 22 人减少到 4 人。

26. 在克里米亚，耶和华见证会仍然遭到全面禁止。耶和华见证会信徒继续因实践其信仰而面临与极端主义有关的刑事指控和起诉。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至少有两名来自克里米亚的耶和华见证会信徒(均为男性)因实践其信仰而在监狱服刑。<sup>57</sup> 此外，2020 年中，这两人被强行从克里米亚转移到俄罗斯联邦的一所监狱，使得已经因 COVID-19 限制措施变得复杂的亲友探访更加困难。<sup>58</sup> 2020 年 10 月，占领当局对耶和华见证会的房屋进行了至少 9 次搜查，因此拘留了 4 名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信徒(均为男性)并提出了指控。<sup>59</sup>

<sup>52</sup> 关于乌克兰东正教教会以前面临的问题的背景，见人权高专办，“人权状况”，2017 年 9 月 25 日，第 140 和 145 段；以及人权高专办，“关于暂时被占领的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人权状况的报告：2017 年 9 月 13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2018 年 9 月 10 日，第 41 段。在 2018 年和 2019 年改革之前，该教会被称为基辅教区乌克兰东正教会。

<sup>53</sup> 尽管克里米亚文化部认定提交的文件符合登记要求，但申请仍然遭到拒绝。

<sup>54</sup> 2018 年，当大主教前往探视一名乌克兰被拘留者时，警方逮捕了他两次。警察将他拘留在警察局几个小时，在没有提出任何正式指控的情况下释放了他。

<sup>55</sup> 2020 年 8 月 6 日，克里米亚最高法院确认了下级法院下令从辛菲罗波尔大教堂驱逐的决定。此前，在独立的诉讼中，克里米亚法院曾下令将该教会从辛菲罗波尔这栋建筑物的一楼驱赶出去。2019 年和 2020 年的案件涉及仍被乌克兰东正教会占用的建筑物的剩余部分。这一判决有悖于克里米亚国务委员会 2014 年对租赁协议有效期至 2050 年的最初承认。关于拆除叶夫帕托里亚教堂的问题，2019 年 12 月 17 日，一家法院驳回了对之前的拆除令进行复审的上诉。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据人权高专办所知，这两项法律行动中的任何一项都没有完全执行判决。

<sup>56</sup> 人权高专办，“人权状况”，2017 年 9 月 25 日，第 140 和 145 段；人权高专办，“关于人权状况的报告”，2018 年 9 月 10 日，第 41 段。

<sup>57</sup>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其他个人信徒的刑事诉讼仍在进行中，但尚未定罪。

<sup>58</sup> 根据《纳尔逊·曼德拉规则》第 59 条，应尽可能将囚犯分配至接近其家庭或恢复社会生活的地点的监狱。

<sup>59</sup> 最初有五人被捕，但一名妇女被释放。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所有四名男子均被拒绝保释，并被拘留在辛菲罗波尔的审前拘留设施中。

## F. 迁徙自由

27. 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一国领土内合法居留的所有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有迁徙自由和选择居住地的自由。这种迁徙自由不得受到任何限制，除非是法律规定，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权利与自由所必需，且与《公约》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的限制除外。<sup>60</sup> 授权实行限制的法律必须使用精确的标准，对于实施限制者不能给予无限的权限。<sup>61</sup>

### 1. 俄罗斯联邦政府针对 COVID-19 大流行实施的限制

28. 俄罗斯当局针对 COVID-19 大流行采取的监管措施继续对乌克兰公民跨越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其他地区之间的行政边界线的迁徙自由产生负面影响。没有俄罗斯联邦护照或克里米亚居留证的乌克兰公民被禁止进入克里米亚，而同时持有俄罗斯联邦护照的乌克兰公民不得从克里米亚前往乌克兰其他地区。例外情况适用有限，通常是基于人道主义理由，如近亲死亡、医疗需要或教育。其中一些例外在疫情期间只能使用一次。<sup>62</sup>

29. 人权高专办从居住在行政边界线两侧的个人旅行者那里收集信息，他们抱怨所采取的措施不相称、具有歧视性且过分。他们声称，对他们迁徙自由的限制使他们无法行使财产权，无法支付克里米亚房地产的水电费，无法探望家人，也无法在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大学入学。

30. 此外，人权高专办记录了占领当局禁止持有俄罗斯联邦护照的乌克兰公民使用其乌克兰旅行证件越过行政边界线。那些不顾禁令向俄罗斯联邦边境警卫队出示乌克兰护照的人面临罚款和/或旅行禁令。<sup>63</sup>

### 2. 乌克兰政府针对 COVID-19 实施的限制

31. 2020 年 3 月中旬至 6 月以及 8 月的三周期间，乌克兰政府在行政边界线上全部三个过境点暂时限制迁徙。<sup>64</sup> 有一些例外情况：在半岛上有登记地址的人可以进入克里米亚，在乌克兰其他地方有登记地址的人可以离开克里米亚。此外，个人可以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穿越边界，包括家庭团聚、亲属死亡或重病、医疗保健和其他原因。<sup>65</sup> 与前几年相比，2020 年过境人数大幅减少。例如，与 2019 年 6 月

<sup>60</sup>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

<sup>61</sup>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7 号一般性意见(1999 年)，第 13 段。

<sup>62</sup> 人权高专办，“2019 冠状病毒病对乌克兰人权的影响：2020 年 12 月”，2020 年 12 月 11 日，第 32-34 段。

<sup>63</sup> 人权高专办记录了一起案件：一名乌克兰公民因在行政边界线出示乌克兰护照而被联邦安全局罚款，他在当地法院成功地针对罚款赢得诉讼，但在上诉中法院维持了罚款判决。

<sup>64</sup> 见经修订的 2020 年 3 月 14 日 291-p 号内阁条例和经修订的 2020 年 8 月 8 日 979-p 号内阁条例。

<sup>65</sup> 当时没有正式的人道主义理由清单，边境警卫经常在个案中作出临时决定。政府随后在条例中澄清了“人道主义理由”的含义。

相比，2020年6月每月过境次数减少了近98%(从316999次减少到7853次)。一些政府提供的服务，包括出生和死亡登记、发放身份证件和护照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的申请手续等基本服务，仅在乌克兰其他地区可以获得，这意味着克里米亚居民必须越过行政边界线。<sup>66</sup>

32. 乌克兰国家边境警卫队并不总是以一致和透明的方式适用“人道主义理由”。在记录的一起案件中，乌克兰边境警卫队拒绝一名在克里米亚有登记地址的58岁乌克兰公民进入乌克兰其他地区，尽管有书面证据证明他在基辅地区合法居留，而陪同他的儿子被允许越过行政边界线。这名男子在行政边界线停留了近25个小时，然后不得和其他11名旅行者一起返回克里米亚。<sup>67</sup>

## G. 适当住房权

33. 适当住房权源于适当生活水准权，意味着所有人均应拥有一定程度的住房使用权的保障，以保证得到法律保护，免遭强迫驱逐。<sup>68</sup> 在落实住房权时，国家必须保证个人能够行使这项权利，不因民族或社会出身等因素而受到任何歧视。<sup>69</sup> 适当生活水准权所含适当住房及在此方面不受歧视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按照平等权的要求，住房及相关社会福利方案在其效果上不能歧视。<sup>70</sup>

34. 人权高专办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获得的信息显示，基于根据乌克兰立法缔结的租赁协议居住在克里米亚社会住房的所有租户都必须根据2016年俄罗斯联邦法律签订新的社会租赁合同。这些措施对居住在克里米亚没有俄罗斯联邦护照的乌克兰公民产生了不利影响，根据只允许俄罗斯联邦公民签订社会租赁合同的立法，他们无法获得社会住房。<sup>71</sup> 住房使用权保障受到威胁的另一类公民是前乌克兰公职人员、公共教育机构雇员和军官，他们辞职后继续住在克里米亚由国家提供的住房中。

35. 根据人权高专办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收到的信息，2016-2019年期间，俄罗斯当局启动了至少73起法院诉讼，以驱逐在临时占领之前很久就居住在社会住房和其他国家提供的住房中的租户。这些案件中共有45起最终以驱逐令告终，涉及78个人(41名妇女、28名男子、6名男童和3名女童)。<sup>72</sup> 此外，在另外30起案件中，35名克里米亚租户(17名妇女、16名男子和2名儿童)对占领当局提起诉讼，因为占领当局拒绝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向他们提供社会租赁协议。法院驳回了他们的主张，使他们面临被驱逐的风险。

<sup>66</sup> 2020年6月，向赫尔松地区的克里米亚居民发放护照和提供身份相关服务的案例只有75起，而2019年6月为2031起。

<sup>67</sup> 他返回后，俄罗斯联邦边防人员认为他之前已经离开“俄罗斯领土”，并警告他如果再次试图越境将承担刑事责任。

<sup>68</sup>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一条第一款；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4号一般性意见(1991年)，第1段和第8(a)段。

<sup>69</sup>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

<sup>70</sup> 见特别报告员的《适当住房权实施准则》准则8，载于A/HRC/43/43号文件，第48(a)和(b)段。

<sup>71</sup> 俄罗斯联邦，《住房法》，第49(5)条。

<sup>72</sup> 这些案件大多涉及国家提供的与公共事业有关的住房(即向公务员和军官家庭提供的住房)，包括宿舍和社会住房。

36. 法院在评估国家提供住房分配的合法性时追溯适用俄罗斯联邦住房法的规定，拒绝适用通常适用于此类案件的诉讼时效，也没有对驱逐是否相称以及目的是否合法进行任何分析。<sup>73</sup> 在审查的所有案件中，没有向受害人提供赔偿或替代住房。

#### 四. 禁止强制征兵

37. 国际人道法规定，占领国不得强迫被保护人在其武装或辅助部队服务。<sup>74</sup> 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规定了宗教信仰与兵役不符的人出于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sup>75</sup>

38. 在 2020 年的两次征兵运动中，俄罗斯联邦继续征募男性克里米亚居民，包括拥有乌克兰公民身份者加入其武装部队。2020 年，至少征募了 5 000 名男性居民（每次招募 2 500 人）。<sup>76</sup>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自 2015 年以来，从克里米亚应征入伍的男性居民总数至少为 26 200 人。<sup>77</sup> 每次征兵运动中，都有来自克里米亚的应征士兵分队被部署到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基地。俄罗斯联邦在克里米亚适用的《俄罗斯联邦刑法》规定对逃避兵役者可处以罚款、劳动改造和最高两年的监禁。<sup>78</sup>

39. 克里米亚的征兵办公室拒绝处理男性耶和华见证会信徒要求行使出于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以替代民役代替兵役的请求。据称，征兵办公室的雇员曾口头侮辱耶和华见证会信徒，称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实，威胁对他们进行惩罚，并拒绝他们关于替代民役的申请。<sup>79</sup> 对于耶和华见证会信徒会因俄罗斯联邦反极端主义法律受到刑事起诉的担心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信徒们因此而不愿公开谈论其信仰。在一起案件中，一名来自丹考伊的 17 岁男孩在 2020 年第一次征兵运动期间收到征兵通知，尽管他曾以耶和华见证会的宗教信仰为由申请替代民役。军事征兵委员会在仅为期四分钟的走过场的听证会上审议了其申请，并得出结论认为，申请人“未能提出足够的理由”说明其道德和伦理信仰如何与兵役不相容，但没有对其论点做出任何解释。<sup>80</sup>

<sup>73</sup> 例如，《欧洲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 8 条规定了尊重个人住宅的权利，并保护个人不受公共当局的干涉。例如，见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Winterstein and Others v. France*, Application No. 27013/07, Judgment, 17 October 2013, para. 156.

<sup>74</sup>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51 条。

<sup>75</sup> Yoon 和 Choi 诉大韩民国(CCPR/C/88/D/1321-1322/2004)，第 8.4 段。

<sup>76</sup> 所有数字都是大约数，基于人权高专办对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和克里米亚军事征兵办公室数据的分析。

<sup>77</sup> 俄罗斯联邦提供的公开数据存在显著的不一致。人权高专办使用了最保守的数字，因此征兵数字可能会更高。

<sup>78</sup> 俄罗斯联邦，《刑法》，第 328 条。逃避兵役的定罪并不能免除该人服完兵役的义务。

<sup>79</sup> 申请人可以在地区征兵办公室和法庭上对拒绝提出质疑。

<sup>80</sup> 据人权高专办所知，受害人没有在那次军事行动中被征召入伍，而是一直在就军事征兵委员会的决定提出上诉。

## 五. 人口转移

40. 国际人道法禁止自占领地将被保护人个别或集体强迫转移和驱逐至占领国的领土或任何其他被占领或未被占领国家的领土，不论其动机如何。<sup>81</sup>

41. 根据俄罗斯联邦的官方统计，2019年至2020年期间，克里米亚没有俄罗斯联邦公民身份的合法居民人数减少了22%以上，达到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sup>82</sup> 相比之下，2020年，在克里米亚有14 586名被视为外国人者申请并成功获得俄罗斯联邦公民身份，比2019年增加18.7%。<sup>83</sup> 根据人权高专办掌握的信息，这些人大多是乌克兰公民，他们选择从俄罗斯联邦获得护照，以便不被剥夺一些权利，并避免被从克里米亚转移的风险。<sup>84</sup> 没有俄罗斯联邦公民身份或克里米亚合法居留权的乌克兰公民被排除在免费医疗保险之外，无法进入公立医院，无权拥有农田、投票或当选公职、注册宗教团体或申请举行公共集会。他们也不被允许在克里米亚的所谓“边境地区”拥有土地。<sup>85</sup>

4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针对COVID-19大流行于2020年3月15日开始实行的禁止强行转移(以“强行驱逐”的形式)的临时禁令继续适用于克里米亚。<sup>86</sup> 因此，记录在案的将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被视为外国人的个人从克里米亚强行转移的案件进一步减少。<sup>87</sup> 根据俄罗斯联邦法院登记处的数据，2020年在克里米亚至少颁布了197项此类移交令。这些命令中至少有113项涉及乌克兰公民(99名男子和14名妇女)，俄罗斯联邦认为他们在克里米亚没有居住权。在至少13起涉及至少9名乌克兰公民(均为男性)的案件中，对涉嫌吸毒或拒绝接受药物测试的个人颁布了转移令作为惩罚。与之前报告的趋势一致，其他案件涉及丢失身份证件、在克里米亚没有家庭成员或未申请居留证和/或工作许可证的人。<sup>88</sup>

<sup>81</sup>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四十九条。

<sup>82</sup>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4,650名在克里米亚合法居留的人员没有俄罗斯联邦公民身份(俄罗斯联邦，内政部，“2020年1月至12月俄罗斯联邦按国家和地区分列的移民情况部分指标”，可查阅<https://мвд.рф/Deljatelnost/statistics/migracionnaya/item/22689602/>，俄文)。截至2019年12月31日，这一数字为31,796人(A/HRC/44/21，第45段)。2016年之前没有公开的官方信息。

<sup>83</sup> 这一数字指的是无权自动获得俄罗斯联邦公民身份并被要求办理入籍手续的个人。2019年，12,290名被视为外国人者在克里米亚获得了俄罗斯联邦公民身份，过去五年的总数为41,208人(A/HRC/44/21，第45段；以及俄罗斯联邦，内政部，“2019年1月至12月俄罗斯联邦按国家和地区分列的移民情况部分指标”，可查阅<https://мвд.рф/Deljatelnost/statistics/migracionnaya/item/19365693/>，俄文)。

<sup>84</sup> 俄罗斯联邦2014年10月在克里米亚进行的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在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被视为“外国人”的克里米亚居民中，有90%是乌克兰公民。见联邦统计局的报告，可查阅[www.gks.ru/free\\_doc/new\\_site/population/demo/perepis\\_krim/perepis\\_krim.html](http://www.gks.ru/free_doc/new_site/population/demo/perepis_krim/perepis_krim.html)(俄文)。

<sup>85</sup> A/75/334，第38段。

<sup>86</sup> 根据适用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联邦法律，强制转移可以采取“强行驱逐”(个人在等待驱逐手续时被拘留在临时拘留设施中)或“管制离境”(个人必须在五天内离开领土)的形式。

<sup>87</sup> 根据适用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联邦法律，没有俄罗斯联邦护照的乌克兰公民被视为“外国人”。

<sup>88</sup> A/HRC/44/21，第43和第44段。

## 六. 结论和建议

43. 根据大会第 75/192 号决议，我已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对联合国所有机构执行该决议进行充分和有效的协调。

44. 我继续积极寻求各种方式方法，确保既定的区域和国际人权监测机制能够安全且不受阻碍地进入克里米亚，特别是通过支持人权高专办和驻乌克兰人权监察团的工作，以及与相关区域组织和会员国，包括俄罗斯联邦以及乌克兰的接触。

45. 我继续进行斡旋，讨论克里米亚问题，让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其中并纳入大会第 75/192 决议所述关切事项。秘书处向安全理事会通报乌克兰事态时，继续酌情提及克里米亚内部和周边事态，同时根据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一贯重申联合国致力于乌克兰在国际公认边界内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46.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尽管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愿意与联合国讨论这个问题，但仍无法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来确保人权高专办进入克里米亚。进入克里米亚对于确保第一手监测和报告克里米亚的人权状况至关重要，包括在 COVID-19 疫情的背景下。我敦促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尽一切努力确保人权高专办以及国际和区域人权监测机制能够不受阻碍地进入克里米亚，以便能够有效执行大会相关决议。因此，我将在这方面继续寻求潜在机会，确定切实可行的途径。

47. 我呼吁俄罗斯联邦在克里米亚履行其根据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承担的义务。特别要求俄罗斯当局充分遵守绝对禁止酷刑的规定，并确保对克里米亚的所有虐待、酷刑、任意逮捕和拘留指控予以独立、公正和有效的调查。他们有义务确保被剥夺自由者的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同样至关重要是，确保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延迟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律师必须能够履行其所有职责而不受到恫吓、妨碍或不适当的干涉。

48. 我还呼吁俄罗斯联邦尊重所有克里米亚居民的适当住房权，并确保获得社会住房的机会符合不歧视原则。克里米亚的所有个人和团体都应该能够行使表达自由权、持有意见不受干涉的权利、和平集会权、结社自由权以及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不受基于任何理由的歧视。我特别呼吁俄罗斯当局停止要求和平集会须事先获得批准以及向可能参与这些集会的人发出警告或威胁的做法。

49. 我还呼吁俄罗斯当局为独立和多元的媒体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宗教团体应能够不受质疑地进入其礼拜场所，并应能够自由集会进行祈祷和其他宗教活动，无论是否有登记要求。重要的是，要确保出于公共卫生原因对迁徙自由和其他基本自由施加的任何限制都不具有歧视性，由法律规定，具有相称性，并有合法的目的。我呼吁俄罗斯联邦取消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社群的限制以保留其代表机构，包括取消对克里米亚鞑靼人民理事会的禁令。俄罗斯当局需要确保提供乌克兰语教育。其他建议措施包括停止征募居住在克里米亚的被保护人加入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停止对逃避兵役的被保护人提出刑事起诉，并向所有因宗教或其他信仰而无法服兵役的人提供替代民役选择。同样至关重要是，停止将包括被拘留者在内的被保护人转移到被占领土之外，并确保允许以前被转移的所有被保护人返回克里米亚。

50. 我敦促乌克兰政府尊重其根据国际人权法对克里米亚居民负有的各项义务，包括通过改善过境条件和移除法规上的障碍，继续为自由进出克里米亚提供便利。

51. 我呼吁会员国向从事克里米亚人权保护工作的人权维护者提供支持，并继续支持联合国的工作，确保在克里米亚尊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其他会员国仍要鼓励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为允许国际和区域人权监测机制不受阻碍地进入克里米亚提供便利。

---